

敵

軍

日

記

口山

金輪峰

弘中

譯

中正大學圖書館專存

方紹竹敬贈

秋

風

日

月

星

雲

雨

雪

霜

露

虹

霓

電

雷

雹

霧

霾

雪

序

在這次保衛大武漢的戰役裏面，南潯線方面打得最有成績，而其中最出色的一戰，恐怕要算一六零師在廬山金輪峯把敵人一零一師團布施聯隊一個大隊完全消滅的那一戰了。敵人想由佔領金輪峯進而截斷隘口的聯絡，以協助他正面的作戰，所以從九月二十日起，便開始向該方面攻擊前進。一六零師因為疊次在東孤嶺爛泥塘一帶作戰，大部分已調往後方整理，所以在金輪峯一帶防守的還不到兩團人。可是師長華振中將軍是很有經驗的，根據部下的情報，他已窺破了敵人陰謀奪取金輪峯的詭計，便令部下嚴密注意。九月二十六日，敵人開始以少數兵力向我試攻，經我擊退，可是大家都感覺到敵人次日便要來大舉進攻了，所以當晚便決定了利用地形，採用一種袋形的戰術，將敵人誘入袋中，利用火力而消滅之。果然次日（九月二十七日），敵人便來大舉進攻金輪峯。關於當日激戰的情形，中央社隘口街二十七日下午九時的急電大概報告如左：

『敵一〇一師團昨竟日向我前線砲擊，並數度猛攻後，今晨拂曉起，又以其布施聯隊之主力約千人左右，在其砲兵飛機掩護之下，由金輪峯東麓之山窪，集中力量總犯我金輪峯北上端之三角尖。該

地拔海約千尺，坡度甚峭。我待敵大部登上後，乃以槍砲猛烈轟擊，並對準敵之退路構成嚴密之火網。敵工事毫無，立腳不穩，我彈火到處，如風掃落葉，敵無一生還者，我並以一部出擊逆襲，以手榴彈猛烈投炸，戰至下午二時許，敵布施聯隊主力全部消滅，僅遺留三角尖上之敵屍已達四百餘其，翻跌下山者亦有數百。……」

「是役計斃敵第三大隊長川上少佐，第十中隊長小川厚一大尉，機關槍中隊長小林大尉，十二中隊代中隊長北上中尉，代中隊長吉武太夫少尉，小隊長九頭龍少尉，永田秀夫少尉，若尾欣秀少尉，及其他官兵六百餘名。虜敵傷兵十二名。繳獲重機關槍四挺，輕機關槍九挺，步槍二百餘枝，各種錢鈔約二萬元……日記數十餘冊……我傷三十九名，陣亡士兵三十五名。」

這真是一個很大的勝仗！我也托賴這一個勝仗的餘蔭，得讀到那些敵兵的陣中日記，以及他們同家族朋友來往的信件。（可惜我們的士兵不知寶貴那些日記和信件，有些是散失了。）現在特將那些有點意義的謠譯出來，編成這本「敵兵日記」的小冊子。

大家都知道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不止是以本國的民眾和自己的官兵為對象，就是敵人的士兵和下級幹部也是我們工作的對象之一。我們是一個在軍事上占弱勢的國家，我們不能像蘇聯的對付張鼓峯事件那樣

，把一個在軍事上占優勢的敵人立刻趕出國境去。我們要從失利的階段轉到相持的階段，最後方轉到反攻的階段。我們不是不知自量的狂妄論者，以爲我們可以單純地在軍事上戰勝敵人。可是我們也不是悲觀的亡國論者，以爲軍事上既不如人便再沒有辦法。我們不僅要從軍事上，而且要從政治上去打敗敵人，換句話說，便是我們要努力去做瓦解敵軍的工作。

抗戰勝利的前途，一方面要看國際情勢的變化，另一方面也要看日本國內的革命運動究竟能夠推進至何種程度而定。日本革命並不是同我們抗戰沒有關係的。恰恰相反，我們抗戰還是日本革命的催生劑。如果在抗戰中我們瓦解敵軍的工作能夠做得好，日本革命便可早日發生，最後勝利便可早日到來，否則戰爭更要延長，中日兩大民族的精力消耗也更要大了。

基本上我們相信日本士兵即日本的勞苦大眾是厭戰的。因爲戰爭不僅對他們沒有絲毫的好處，而且還有很大的害處，他們除了犧牲生命，殘廢身體，家小受餓，和妻女賣淫而外，頂多只能得到一個爲天皇服務的虛名。侵略的果實是不會分到他們頭上去的。但是正如俘虜鈴木角雄口供所說：『實在是不合道理，但是國家的命令不能不服從』。他們不願意打仗，但是日本軍閥的指揮刀閃耀在他們的眼前，而且他們又受日本軍閥的恫嚇，以爲中國軍很野蠻要殺他們的頭。他們便想，橫直都是一死，還不如決心爲天皇效忠

罷，這樣還不至於連累自己的家屬。所以我們要怎樣才能使他們明白：『前面是生路，後面是死路』，便是目前我國軍隊長官和政工作人員一個急須努力做到的迫切任務。

軍委會政治部製印了許多日文傳單標語一類的東西，預備散發到敵兵裏面去，啓發他們澈底覺悟，由厭戰走到反戰。然而據我這次南潯線戰場所見，這些日文宣傳品前方散發得並不多，有些後方機關還把這些東西認爲無用之物，不肯運送上去。因此便不能照夏衍先生所說，利用退却的機會，把宣傳品送到敵兵面前。而且一方面發出通行證，宣傳優待來投的敵兵，另一方面却又鼓勵殺盡敵兵，宣傳敵兵都是我們的仇敵，這也是自相矛盾的。

我耐心編譯這本敵兵日記，便是想證明敵兵確是普遍的厭戰，可是他們雖然厭戰，却還沒有勇氣反戰。我們要怎樣才能使他們認識中國軍並不野蠻，並不會殺敵兵的頭。而且還優待他們，使他們能夠同我們在戰場上舉行聯歡的運動，以至進一步爆發反戰的運動，這實在是一個急應進行的重要工作。同時我們自己的確也要實行優待俘虜，使敵兵相信跑到中國軍這邊來確是一條生路，絕對不會被殺的，要這樣中日兩大民族才能逐漸携手起來，打倒窮兇極惡的日本軍閥。

自然我們並不放棄我們的整軍工作。我們要改良戰術，提高士氣，改善軍隊同民衆的關係，而且還要

努力使軍隊機械化，令敵人無法再行前進以造成相持不下的局勢。只有敵人逼得不能不由速戰速決變爲長期戰爭，不能不提倡節約運動增加敵國人民的生活痛苦以後，敵兵才能更加普遍的厭戰，加速由戰厭走到反戰的過程。像敵兵在廬山作戰一樣，飢不得食，寒不得睡，死傷疊疊，生命堪危，他們就不能不心懷怨恨，預寫遺囑了。否則他們來中國作戰，打中國軍只像打野獸一樣，那麼，你就無論怎樣宣傳，也都不能發生什麼效力的。不過，反過來說，如果單純對敵作戰而不對敵宣傳，那麼敵人必定抵死抗拒，也是會增加我們抗戰的困難的。所以作戰和宣傳是互相爲用，而不能夠偏重。

敵兵日記共分陣中日記三篇，燒殺日記一篇，後附敵軍家信，俘虜口供，以及敵兵遺囑三項。陣中日記第一篇，記載戰地生活狀況頗爲詳細。他們運輸方便，供給迅速，而士兵生活尙且如此痛苦，那麼我們前線忠勇士兵的忍飢受寒就更不用說了。一六零師官兵守廬山的時候，山上的天氣是很冷的。而且下雨的時候沒有房子躲避，因此病倒的非常之多。但是我們士兵記日記的恐怕沒有，他們堅苦抗戰的精神不能夠寫出給大家知道。所以我們讀松本勇一郎陣中日記的時候，一方面明白山地戰給敵人的痛苦是怎樣大，只要我們努力，相持的局面一定可以造成，另一方面也可以從此知道我們在前線的將士是如何的痛苦，我們在後方的人們，如果不肯出錢，有力出力，便是太沒有天良了。陣中日記第二篇的主人好像是一個隨軍

記者。他在無法同死神避免中，又找不到成仁取義的理由，便以一種空漠的超越精神處理自己，這是厭戰心理的另一種表現。陣中日記第三篇，則厭戰情緒充滿於字裏行間。日記主人家境似頗佳，是被逼到中國來作戰的，所以他是一肚子的不願意。讀陣中日記，有一種讀了山陰人而感其苦悶的人，只

燒殺日記是敵兵橫倉勳一駐防鹽城東台如皋一帶時候的日記，他鍾愛他的新妻和歌子，而和歌子對他也非常戀慕。他們原是一對理想的幸福夫妻，可是日本軍閥却把這對幸福夫妻生生拆散了，一個出征異國，一個寂寞空閨，過着人世間最難打發的日子——可是比起我們中國人民因被日本帝國主義強盜侵略而致到處流離失所來比，那他們還是強多了。讀者如果把這篇燒殺日記和和歌子的兩封家信合起來看，便明白日本軍閥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殺害者，同時也是大和民族的殺害者了。

這四篇日記都是照原文忠實譯出，絕少刪節和改動，我想讀者是不會懷疑我這句話的，至於有人嫌這些日記沒有多少反戰的語句，那就要明白現在還沒有到這個時候，而且敵人軍隊裏面也不是可以放言無忌的地方，如果一被查出是會有生命的危險的。

敵軍家信，原文異常纏綿悱惻。本來日本女子就是世界上第一會寫情書的好手。大家如有讀了郭沫若先生的「落葉」的，便會相信我這句話。可惜譯者筆拙，不能將這些家信好好譯出，這是很抱歉的一件事。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於吉安永陽

封面畫爲一敵兵在其日記中所畫廬山金輪塔的遠景，可惜那本日記沒有註出日記作者的姓名。

內容

- | | | |
|--------------|--------------|---------|
| 1 | 陣中日記(一) | 松本勇一 |
| 2 | 陣中日記(二) | 失名 |
| 3 | 陣中日記(三) | 江川雄次 |
| 4 | 燒殺日記 | 橫倉勘一 |
| 5 | 敵軍家信 | 和歌子等 |
| 6 | 記俘虜鈴木角雄 | 譯者 |
| 7 | 敵兵遺囑 | 倉持××(?) |
| 8 | 附錄 廬山金輪峯殘倭鎖記 | 譯者 |
| 胡適之先生對金輪塔的考證 | | |
| 封面畫 | | 失名 |

敵軍日記

陣中日記（二）

松本勇一

八月二十七日

上午四時起床。中飯裝入飯盒，早飯六時吃完。八時半下船，九時登陸。

下午三時出發，四時五十分到達××鎮。熱極。又是山路。因為背着背囊，掉在自己中隊的後面，只好坐汽車趕上去。落伍者很多。有生以來第一次這樣吃苦，呼吸困難，昏頭昏腦地走着，處處都有清水，雖然軍隊裏是禁止喝生水的，但是苦不過只好喝了。來到中國以後，第一次喝到了像東京水道一樣的清水。（東京的自來水清冷可口，而且經過消毒——譯者。）大家都出了一身大汗。今晚天幕露營，在野外用飯盒煮飯」。

時時下雨。出發前竟大雨起來。全身透濕，可是天一晴又晒乾了，而不久行起軍來，一身又是汗淋淋的。

敵軍日記

砲聲越近越厲。在我們天幕附近，有個中國人死體，已經腐臭。十一時到十二時二十分擔任槍前哨的勤務。背上背着背囊，骨已經起了泡了。夜裏因爲下雨，躲入住民家屋，在有死體的「隣室」，心情實在不佳。

八月二十八日 陰時時雨

晨五時五十分向星子縣出發。下雨，全身像落水雞一般。途中我又掉在部隊後面。這一帶爲山黎的第四百四十九聯隊苦戰之處，砲兵隊也受襲擊。馬的死體多而發臭。離前線只三四里，正劇烈交戰中，第五十七聯隊的兩個中隊，在剛要上船的時候，船內落下砲彈，汽油着火，受到全滅的打擊。

因爲是山上，要一山一山地占領，真是困難。上午十一時追上部隊。午飯中又下雨，連飯也淋得濕透。

我們中隊預定在星子靠近處進入警備位置。

下午二時出發，三時半到達，在民家宿營。（先行消毒，然後進入。）我背上已經起泡，脫了皮露出肉來，睡時背上靠着木板，非常之痛。

八月二十九日 晴

上午十時起，同步兵第五百五十七聯隊交互担任西門警衛。從城門上可以觀察敵情。我方射出的砲彈，打在山上冒起很大的烟，打在岩上崩開很大的洞，都可以用望遠鏡看得清楚。……

晚上沒有蠟燭，實在不方便。城內水很缺乏，井只有三個，離我們有好多路，挑水頗爲不便。星子縣城是八月二十日下午七時佔領的，井水經防疫部派人檢查之後才准使用。

我軍現正使用毒氣。

敵人有學生軍，也有女學生參加，（註）主要是赤化抗日份子和正規軍，是相當有力的部隊。敵人的陣地是天然要塞。我方砲擊則避入岩中，我方停止，又出而射擊。一五七聯隊二個中隊行敵前登陸（星子縣附近），進至半山腰時，遇到數倍於我的敵人的襲擊，大隊長中隊長統統戰死，受到全滅的打擊。腿快的兵士泗水逃命，溺了五個鐘頭才溺到湖的對岸。一四九聯隊的一部由左側進擊，方把陣地奪取過來。現在攻擊中的敵人力量很強，一星期內連一個山頭都不退出。而且有懂日本話的人。到處書寫愚弄日軍的文句。無論到那裏，都找不到一個中國人民。

前線部隊伙食困難。要在後方山下弄好運到前線山頂上去，但無論怎樣設法都只能吃兩餐而已。雨天就更苦了。

敵軍日記

四

（計）當是指一六零師隨軍學生服務團，該團曾在前線冒險寫了許多日文標語。

八月三十日 晴

砲聲槍聲依然不止。半山腰敵人射出的砲火好像火花一般。一到早晨，我方便猛烈地把砲彈送過去。上午九時三十分我方飛機飛來，在緊靠鄱陽湖前面的敵人陣地降下炸彈之雨。那音響真是淒厲。飛機一來，敵人便避入岩內，一下都不射擊，飛機一去，又復射擊起來。友軍戰傷者從前線陸續用汽車馬車担架以及徒步向野戰病院而來。那破衣服，血濺出，紮綳帶的姿態，真是叫人看了難過。

飯塚部隊已經從昨日起在機關槍隊有了約四十名，在第一中隊有了十三名的戰死傷者。我們中隊和第十一中隊本應從今日下午起向城外移動，但因為沒有房屋，改於明日向別方面移動，現在的民房家都已充作傷兵病室之用了。（這次戰鬥，準備能夠收容約四千名的樣子。）

本定明日向城外移動，但因用水不便，暫時還是在原地警備。

八月三十一日 晴

今日無事休養，在鄱陽湖洗衣服。邊洗邊看我方的砲擊。據前線下來的人說，我們攻擊毫無進展已經是第八天了。在天然山岩之下，做起槍巢，是不會受到我方砲擊的。我軍現在處於敵人的壕溝裏面，這壕

溝裏成爲血海云云。

因爲吃兩餐，肚子很餓，到西門外挖芋頭，來剝皮吃。敵我砲擊仍然猛烈。

九月一日 晴熱

上午六時半起，準備向第一線附近移動。背囊留在屋子，着其他軍裝出發。太熱了，汗竟流入眼睛裏，風也沒有，真苦。午飯用飯盒去煮，可是沒有水，又太熱，吃不下去。下午十二時半，又向前進。在戰鬥司令部附近天幕露營。腳上腫起的泡已被切去，但皮還沒有長好，走起路來不方便。糧食帶了三日的，頗苦太重。敵有幾分退去模樣，但尙在交戰中。

九月二月 晴（晚時雨）

不知何時出動前線，所以把一切都準備好了。中隊的三個小隊分做三部分配備，警戒。我們小隊位置於附近的小山警戒。下午大雨，沒有避難所，只靠一張天幕躲雨。附近死體甚臭，沒有辦法。我方飛機連日轟炸敵陣地。下午六時起，我們分隊担任下士哨。一到山上又下起大雨來，風也起來了。撐起天幕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九月三日 晴

敵軍日記

敵軍日記

六

上午四時，警備交換，山上敵人繼續巧妙地在峻險的山岩之間挖掘陣地，我方砲彈恰好命中那個陣地，敵人把糧食丟掉避開了。

正午離開警戒陣地準備移動。

下午三時三十分，聽說我們的飯塚部隊長戰死了，是由右脊部貫通橫腹的。真可悼惜。

戰線有點進展，我們部隊也向前進。但敵人的槍聲和砲彈還在近邊落下。

夜間蚊軍可怕。

九月四日 晴

戰線並不怎樣進展，我們總預備隊在待機中。轟炸機的轟炸非常厲害，山的形象都像要變更了。敵人仍不退去。還需要優秀的武器。東孤嶺的半腰還有殘敵，看見我軍由山腳通過便射擊起來。

九月五日 晴

上午下視東孤嶺的陣地（輕機關槍分隊長外若干人）則半山已無敵影。

飯塚部隊長是被尖山之上的敵人所刺射，由右肩上貫通左腹部，以致即死的。

九月六日 晴

第四百四十九聯隊佔領了東孤嶺。但四百四十九的部隊是苦戰了，一個小隊只剩下六名，不能還成隊伍都是問題。負傷者的收容也非常勞苦。山頂上敵人死體也很多。而且每晚敵人都來夜襲。

入夜，東孤西孤槍聲甚烈。我們的川上大隊長因病入院。來、

九月七日 晴

本日無事。食、

下午一時五十分，命令下來，第十中隊（我隊）同第五百五十七聯隊交換，向左第一線前進。夜飯後立即出動，在三角山腳下露營，等待後命。上午零時左右，奉師團司令部命令，明日向前線增加。支隊決定明日總攻擊。

蚊虫太多。

九月八日 晴

上午七時半，我方砲兵一齊開始砲擊。八時起，陸海空軍向東孤嶺（？），實行轟炸，同時步兵部隊也開始總攻擊。第五百十三聯隊則自隘口街方面協助我們。下午一時從三角山出發，為第四百四十九聯隊之預備隊，到聯隊本部宿營。四時左右我方發出砲聲甚烈。